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四卷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基佐

F.P.G. Guizot

APL857576-2

ISBN 0-19-586799-8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四卷

[法國] 基佐著

沅芷 伊信譯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mbay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5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四卷

François Pierre Guizot 著
沈芷 伊信 譯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 19 586799 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136.12 元

主 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紹光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錄

第四十五講	1
第四十六講	19
第四十七講	43
第四十八講	63
第四十九講	83
第五十講	105
第五十一講	131
第五十二講	147
第五十三講	165
第五十四講	183
第五十五講	201
第五十六講	219
第五十七講	245
第五十八講	267
第五十九講	289

第四十五講

本課程的目的——國家統一的各種因素——將近十世紀末，它們在法國出現並開始發展——法國文明從這時開始——封建時期將是本課程的主題——它包括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紀，從于格·卡佩到瓦盧瓦的菲利浦——證明這些是封建時期的界限——本課程的計劃：歷史；第一，封建時期社會史；第二，封建時期人類思想史——社會史分爲，第一，世俗社會史；第二，宗教社會史——人類思想史分爲，第一，學人文學史；第二，一般所說的民族文學史；——中世紀在法國文明史中的重要性——關於中世紀的各種意見的現狀——真的存在着對中世紀這個時期的歷史的公正評價和富有詩意的共鳴的危機嗎？——這項研究的效用

先生們，在上一個學程開始時，我不得不確定它的主題並說明我選擇這個主題的動機。現在我可沒有這種事要做。我們研究的主題是已知的；路綫也已經劃出。我盡力使你們看到在兩個最早的民族治下的法國文明的來源；我打算通過它的盛衰興廢的全過程，在其直到我們時代前夜的漫長而光榮的發展進程中探索它。因此，我現在要接着談我們上次談的這個主題，也就是說，從十世紀末卡佩王朝諸王治下談起。

正像我幾個月前在上一講結束時對你們說的，法國文明正是在那裏開始的。直到現在爲止，你們可以回想一下，我們已經談到過高盧人的、羅馬人的、高盧—羅馬人的、法蘭克人的、高盧—法蘭克人的文明；爲了比較全面地說明一個沒有統一、沒

有固定性、沒有完整性的社會，我們曾不得不利用那些不屬於我們的外國名字。從十世紀末起，就再也沒有這一類事了；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法國人和法國文明了。

然而，先生們，正是在這個時代，一切民族的統一和政治的統一都從我們的土地上消失了。一切書籍都說到這一點，一切事實都證明這一點。這個時代正是封建制度亦即人民和權力的瓜分達於極盛的時代。十一世紀時，我們稱為法國的這塊土地上，有着許許多多幾乎互不熟悉、幾乎各自獨立的小國家和小君主。甚至一個中央政府、一個一般的國家的影子都似乎已經消失了。

真正的法國文明和法國歷史怎麼會恰恰在幾乎不可能發現一個法國的那個時候開始的呢？

這是因為，在各個國家的生命中，外部的可以看得見的統一、即名稱和政府的統一，雖然重要，但並不是最重要最實在的東西，並不是真正構成一個國家的東西。有一種更深刻、更有力的統一，這種統一並不是由於同一個政府、同一個命運而造成的，而是由於社會成員的相似，由於制度設施、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語言等的相似而造成的；這種統一寓於社會使他們聯合起來的那些人們自己之中，而並不寓於他們匯合的種種形式之中；實際上，精神上的統一遠遠優越於政治上的統一，只有這種統一能使統一有一個堅實的基礎。

好啦，先生們，這個已成為法蘭西民族的獨一無二的、同時又是複雜的存在物的嬰兒時期應該放在十世紀末。它需要經過許多世紀和長時期的努力來解脫自己，並在它的質樸和宏偉方面擴展自己。然而在這個時期，它的各種成分已存在，我們已能開始瞥見它們發展的作用。我們在上學期研究的那個時代，即五至十世紀時，例如在查理曼治下，外部的政治上的統一往

往比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時代強大。但如果你們深入到事物的內部去，深入到人們本身的精神狀態中去，你們便會發現，那裏完全沒有統一。各種人之間有深刻的差異、甚至是互相敵對的；各種法規、傳統、生活方式和語言同樣是互相不同甚至是衝突的；種種情況、種種社會關係既無普遍性也無固定性。在十世紀末和十一世紀初，沒有一種政治上的統一，如查理曼的那種政治上的統一；但各種人開始合成一體；按照血統而制定不同的法律已不再是一切立法的原則。社會情況已稍固定；各種制度設施雖不相同，但到處都是相似的，封建的制度和設施在一切土地上盛行或幾乎如此。爲了取代拉丁語和日耳曼語的根本性的不可磨滅的差異，開始形成兩種語言，即南方的羅馬語和北方的羅馬語；毫無疑義兩者是不同的，但仍然是屬於同一個來源、同一個性質的，而且命定有一天會合成一體的。差異也開始從人們的靈魂上、從人們的精神生活上擦去。日耳曼人已不太醉心於自己的日耳曼傳統和習俗；他們逐漸使自己擺脫過去而去適應目前的處境。羅馬人也是如此；他已不太想到古老的帝國、想到它的崩潰、想到它在他身上引起的情感。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雙方共同體驗到的種種新的、實際的事物日益對雙方發揮更多的影響。總之，政治上的統一幾乎是不存在的，實際的區別還十分大；可是在深處，比起過去五個世紀中曾經有過的來，已有更多的真正的統一。我們開始約略看一下一個民族的各種因素的情況，就足以證明，從這個時代起，所有這些社會因素的聯合、同化並使自己與廣大群眾打成一片的傾向，也就是說希望達到全國一致並從而達到政治上的統一的傾向，已成爲法國文明史的主要特徵、偉大事實和我們一切研究工作將繞着它轉的普遍而經常的事實。

先生們，這個事實的發展，這個傾向的勝利已構成法國良

好的命運。它之所以能在文明事業方面超過歐洲的其他國家，尤其是靠着這一點，請看看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德國：它們缺乏的是甚麼？它們向精神的一致、向形成一個單一的民族的進展的速度遠比法國為慢。即使在精神的一致已經形成或幾乎已經形成的那些地方，如意大利或德國，其轉變為政治的統一，即產生一個總的政府的工作卻都被放鬆而呈獸滯狀態，或幾乎完全停止。更可喜的是，比較迅速、比較完全地達到那雙重統一的法國，並不是各國達到強盛和宏偉的唯一源泉，而是它們達到強盛和宏偉的唯一保證。正是在十世紀終了時，它可以說開始向這重要的結果前進。因此，法國的文明實際上是從這個時代開始的；正是在那裏，我們可以開始以它的真實的名字來研究它。

封建時代，即封建制度成為我們國家的主要事實的時代，將是本課程的主題。

它包括從于格·卡佩到瓦盧瓦的菲利浦的這段時期，即包括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紀。

這些便是封建制度的真實的界限和經歷，我想，這是易於確定的。

封建主義所特有的一般特性，正如我剛才重複說的和大家知道的那樣，是人民和權力被分裂成為許許多多的小國家和小君主；既沒有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也沒有一個中央政府。讓我們看看容納這一事實的界限。這些界限必然將是封建時期的界限。

如果我没有弄錯的話，我們可以根據以下三種徵兆來辨認出它們。

一是封建主義死於怎麼樣的敵人的手裏？在法國，誰反對封建主義？兩種力量：一方而是士族，另一方面是平民。靠着

王族，在法國成立了一個中央政府；靠着平民，建立了一個幅員廣闊的國家，這個國家使平民團結在中央政府的週圍。

在十世紀末，王族和平民都是看不見的，或者無論如何是很難看到的。但在十四世紀初，王族是國家的頭兒，平民是國家的主要部分。封建制度死於其手中的這兩種力量，當時實際上還沒有達到它們的全盛時期，但已佔決定性的優勢。根據這個徵兆，於是我們可以說，嚴格意義上的封建時期，在那裏已經終止了，因為沒有任何幅員廣大的國家、沒有任何統轄一切的中央權力機構，是封建主義的基本特徵。

還有第二種徵兆，它給封建時代指定了這種同樣的界限。

從十世紀到十四世紀，那時是歷史的主要事件的戰爭，至少是大部分戰爭，都有這種特徵。它們都是內部的戰爭，是內戰，彷彿是在封建主義本身的內部進行的。力圖取得其封臣的領土的是一個封建主，封臣們之間則常常爲了某部分領土而發生爭執。我們覺得，除了宗教戰爭之外，幾乎所有的戰爭，胖子路易的、菲利浦—奧古斯特的、聖·路易的和美男子菲利浦的戰爭，都是如此。它們的因與果都來自封建社會的本質。

戰爭的性質隨着十四世紀的終結而改變了。於是開始了對外戰爭；再也沒有一個封臣反對封建主的戰爭，也沒有封臣反對封臣的戰爭，只有國家反對國家、政府反對政府的戰爭了。在瓦盧瓦的菲利浦登上王位時，法國和英國之間爆發了多次大戰——英國國王們的主權要求並不對着任何具體的封地，而是對着整個領土，對着法國的王位——這些戰爭一直繼續到路易十一世。它們已不再是封建的戰爭，而是國家與國家的戰爭了；這是一個確鑿的證據，表明封建時代已在這個界限上終結了，另一種社會已經開始了。

最後，如果我們致力於研究第三種徵兆，如果我們去查詢

那些我們慣於並合乎情理地把它們看作封建社會的結果和表現的那些大事件，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全都包括在我們所談到的那個時代之內。十字軍，這個封建主義的偉大壯舉及其盛大的榮譽，已隨着聖·路易和十三世紀而結束了，或者幾乎結束了；我們後來只聽到它們的一個瑣細的反響。騎士團，這個封建制度的富有詩意的女兒，這個可以說是封建制度的完美的典型，也同樣被圈在這種界限之內。在十四世紀時，它正在衰落之中，一個游俠騎士已經似乎是一個可笑的人物。傳奇文學和騎士文學，行吟詩人、敘事詩派詩人，總之，可被看作封建主義的成果和伴侶的一切制度設施、一切事物都同樣屬於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紀。因此，那顯然是封建時代；當我把它圈在這個界限之內時，我決不採取一種任意的、純粹是傳統的分類方法；它確是事實。

那末，先生們，我們如何來研究這個時代呢？採取甚麼方法能使我們最好地了解它呢？

我希望你們會記住，我已把文明看作兩事實的結果，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個人發展的結果。因此，我向來總是小心地同時回顧外部的文明和內部的文明，社會的歷史和人的歷史，人類關係的歷史和人類思想的歷史，政治的歷史和智力的歷史。

我們在這裏將遵循這同一種方法，我們將根據這種雙重觀點來考察封建時代。

從政治的觀點，把我們的眼光局限於社會的歷史時，我們將發現，從十世紀到十四世紀，正像五世紀到十世紀那樣，兩個社會是緊密地互相接界的，彷彿是用鳩尾榫互相接合起來的，然而兩者基本上是截然不同的：世俗社會和宗教社會，教會和國家；我們將各別地研究它們，正如我們迄今所做的那樣。

世俗社會首先應在構成它的和能說明它的過去歷史的種種事實中加以考察，其次應在從它中間發生的並打有它的特徵烙印的那些立法運動和政治運動中加以考察。

封建時期的三大事實，其本質和關係能概括這三個世紀的文明史的三大事實是：1. 封地的所有者，封建社團本身；2. 處在封建社團之上或近旁、與其保持密切關係但植基於其他原則而致力於創立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的王族；3. 處在封建社團之下或近旁、也和它保持密切關係，也植基於其他原則、但盡力使自己獨立的平民。這三個事實及其相互作用的歷史，在這個時代，就是世俗社會的歷史。

關於流傳下來的書面文獻，主要的有四種：兩部近代學者稱之為法典（我認為這是錯誤的）的法規集子和兩部法學家的著作。兩部法規集子是：1. 法國國王們的法令、特別是聖·路易的《機構》的集子。2. 奉戈弗雷·特·布永之命編寫的關於耶路撒冷的法蘭克人王國的《基礎》的集子，此書比任何其他文獻更全面、更忠實地描繪了封建社會的形象。

兩部法學家的著作是：1. 博馬努瓦爾寫的《博韋人的習慣法》。2. 皮埃爾·德·封丹寫的《法國人的古代立法原則；或給一個朋友的建議》

我將和你們一起來研究這些關於封建立法的文獻，像我研究蠻族法律和宗教會議法規那樣仔細分析它們，並盡力徹底領會其內容、確切了解其性質。

我們將從世俗社會轉而談到宗教社會，像我已經做過的那樣來考察它。1. 就其本身，就其特有的和內部的組織，2. 就其與世俗社會和國家的關係，3. 最後，就其與全世界教會的外在的政府即與羅馬教廷的關係來考察它。

如果我没有弄錯的話，社會歷史的研究就將這樣完成；接

下去我們就要研究人類思想的歷史。在這個時代，它存在於兩大事實中，即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學裏：1. 一種學人的文學，用拉丁文寫的專供有學問的人士（世俗人士或教會人士）閱讀的文學，它包括當時的神學和哲學。2. 一種民族的通俗的文學，完全用通俗的語調寫的供全社會、特別是閒散的人和下層社會看的文學。誰忽視了這兩種事實中的任何一種，誰不徹底了解這兩種文學，誰看不到它們並肩前進、難得互相靠攏、難得互相起作用，但兩者都很強大而據有重要的地位，誰看不到所有這一切，那他對這個時代知識界的歷史、對人類思想的狀況和進程，只能有一個不完全的甚至錯誤的概念。

先生們，總的說來，這就是本年的課程表。

這裏肯定是我們研究的一個廣大的領域。這裏有足夠長的時間來激發和培養學術的好奇心。

但是，我們歷史上如此偉大的一個時代——處在它發展進程中最粗野的決定性時刻的法國——總之，中世紀，對我們來說，難道僅僅是一個學習的問題、僅僅是一個好奇心的對象嗎？難道我們沒有最廣泛、最迫切的興趣去徹底了解它嗎？難道過去的事除了供博學鴻儒研究而外就沒有任何價值了嗎？難道它對今天、對我們的生活已完全變得不相干了嗎？

兩個事實，如果我没有弄錯的話，兩個現代可以看得見的事實，證明情況並非如此。

今天人們的想像力顯然都樂於回到那個時代去。它的傳統、它的生活方式、它的驚險的經歷、它的古迹，對公眾都很有吸引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查詢一下文學與藝術；我們可以翻開我們時代的歷史、傳奇、詩歌。我們可以走進古傢俱店、古玩店去，我們到處可以看到中世紀的東西被人栽培、複製，它耗費人們的思想，使有時間用於智力上的需要和悅樂的那部分

公眾的嗜好得以滿足。

與此同時，某些開明的可敬的人，學問和人類進步的真誠的朋友，對這個時代及其使人回想起的一切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反感。在他們看來，那些在那裏尋求靈感或純粹詩意的悅樂的人是在使文學倒退到野蠻狀態去；在他們看來，那些從政治觀點出發企圖在大量錯誤和惡行中找出任何善的、有益的東西來的人，不論他們是否要它，他們都是喜愛專制和特權的制度的。中世紀的這些不屈不撓的敵人對於公眾中那些樂於僅僅在想像中回到野蠻時代去的人的盲目性深感惋惜，並且似乎在預言，如果這種專制主義繼續下去的話，一切當時沉重地壓在各國人民身上的荒謬的事、一切惡事都將回來。

這清楚地證明，中世紀對我們來說，完全不是一個學問的問題；它更符合於那些具有實際的、直接的關係的人的利益，而對從事於歷史研究和歷史評論的人的關係較少；它符合於更普遍、更充盈着生命的感情，而與單純屬於好奇心的感情的關係較少。

對此，我們怎能感到吃驚呢？我說到過的這個雙重事實恰正是中世紀的兩個基本特徵，亦即使中世紀在我們文明史中據有如此重大地位並如此有力地影響其後面的時代的兩個事實的結果，或者可以說是它們的新的形式。

一方面，我們決不可看漏這個事實，即那裏是近代社會和近代生活方式的搖籃。下列這些都是從那裏開始的：1. 近代語言，尤其是我們自己的語言。2. 近代文學，尤其是其中與一切純粹的學問、與一切對其他時代、其他國家的模仿無關的真正本民族的富有獨創性的文學。3. 大部分近代遺址，許多世紀以來人民就不斷地在其中集聚的教堂、王宮、市政廳、藝術作品和各種公用設施。4. 幾乎一切歷史上的家族，這些家族都曾在